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采 校

鄭子臧好聚鶻冠

出處 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鶻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益

殺之于陳宋之間君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評註 謂子臧朋附子華為鄭伯所惡雖以相去十年之久數百里之遠一聞鶻冠之後遂從而殺之蓋鄭伯怒子臧之根藏於留中特因冠而發耳根字是一篇血味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鄭世子華以賣國誅

其弟子臧出奔宋境坐鵠冠而死當見殺之時
去子華之誅殆將十年而宋鄭之封疆亦不啻
數百里也况鵠冠之侈得之道路之傳其在鄭
伯初無損益聞之非所怒也怒之非所殺也今
一聞鵠冠之侈必置之死地何喜怒哀之不類邪
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耳鄭伯
殺子臧之根固已萌於朋附子華之時矣以國
君而誅一亡公子如孤豚腐鼠何所不可乃淹
遲而不發者非有所待也時移地移鄭伯固已

汪伯玉曰
此其正解

忘其怒也怒雖忘而怒之根不忘未與物遇之
時固伏匿而不可見及鵠冠之傳忽動其根前
日之積忿宿憾一旦如新非翦滅其身不足以
逞其毒此所以罪之小而怒之大也不然則冠
鷄未必不附於孔門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聚
鵠為冠豈有可怒之實邪鄰人之笛懷舊者感
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
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冠也嗚呼鄭伯
之怒子臧根於一念雖事在十年之前而身居

鍾伯敬曰
用鷄鷄映
帶鵠字文
開纖巧法
門
又曰笛鈴
二喻濃艷
而馬可謂
東萊別語

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吾以是知怒之不可藏也然則子臧雖欲遷善改過而鄭伯之怒已根於胸中能保其不遇物而發邪曰鄭伯何為而怒也以子臧而怒也過在子臧而怒在鄭伯吾是以知人心固相通而無間也子臧之過既足以動鄭伯之怒則子臧之改獨不可以動鄭伯之喜乎想子臧意方回於睢陽之野而鄭伯之顏已解於溱洧之濱矣心之相通胡越無間况父子間邪

江伯玉曰此其大意

釋義冠雞子路好勇冠雄雞冠陵暴孔子後因門人請為弟子

貂蟬前漢劉向傳云青紫貂蟬亦盈于室

隣笛晉向秀傳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嘹亮追

想曩昔稽生遊晏之好感音而歎作思舊賦

谷鈴楊妃外傳云貴妃既死明皇至斜谷霖

雨涉旬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繹其聲作

雨霖曲以寄恨

楚滅夔

出處

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滅夔

評註

謂夔子不敢祀祝融與鬻熊禮也楚特假此以為興兵之端而夔子又以忿戾之辭答之所以取亡

王文恪曰開口便奇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太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姦說是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

隨之變也於此有木焉柯榦未嘗改也春氣至則枯者榮衰者盛陳者新悴者澤秋氣至則榮者枯盛者衰新者陳澤者悴氣也者潛乎柯榦之中而浮乎柯榦之外者也惟言亦然温厚之氣加焉凡勁暴粗厲之言皆變而為温厚忿戾之氣加焉凡易直平恕之言皆變而為忿戾一言不移而善惡霄壤是孰使之然哉氣可以奪言而言不可以奪氣也故君子之學治氣而不治言夔子之對楚問正也其邀楚怒而見滅者

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夔不祀祝融與鬻熊，禮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非所以為罪也。此固先儒之所以論也。然夔子言之則是而言之所出則非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忿戾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豈不甚可惜哉。

臧文仲分曹田

出處 僖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

評註 魯曹，魯兄弟之國也。晉以私意討曹而分其地，魯不能救，而文仲反聽重館人之言，爭先而取其地，是誠何心哉。吾恐文仲所喪之多於地邪。

利則居後，害則居先。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利而先謂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害而後謂之怯。晉文私有討於曹，披裂其地，諸侯不能救，則已矣。乃乘其危而

東坡博議 卷十 五
共取其利是誠何心哉臧文仲所以遲遲其行者亦怛怛而不安歟異哉重館人之言也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重館之人所謂共其諸異乎聖人之所謂共歟信如是說則狡商庸賈趨利如風雨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彼逡巡推揖耻於冒利之君子格以重館人之言皆不共之大者也其說陋甚孰謂臧文仲之賢而反爲所動乎昔萬章與石顯善顯免官留物數百萬與章章不受曰吾以布衣見哀

鍾伯敬曰
前曰怛怛
此曰不怛
皆從良心
上換轉真
儒者之證
也

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邪魯與曹同出姬姓並列諸侯其恩義信誓之重非若顯章一時之私交也魯坐視曹之翦覆不惟不能辭其地又奔走而趨以曹之禍爲魯之福魯謂文仲之賢不如一萬章乎使文仲緩轡徐驅以致吾不怛之意雖後諸侯之期不傳尺土以歸吾親親之義固已盡矣今冒利競進雖得地之多吾恐文仲之所喪者多於地也前日魯侯之請

有一作在

復衛侯文仲嘗為謀主矣諸侯有患諸侯恤之
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
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
不可以惡於是納玉於晉以免衛侯曹衛一體
也免衛之難其義既足以動晉辭曹之田其義
反不足以動晉乎文仲於衛則割我之所有棄
之而不惜於曹則奪彼之所有受之而不疑是
非恩衛而雙曹也本心易失而利心易昏也吁
可畏哉雖然太公之就封道宿行遲逆旅人曰

凌季默曰
此是文仲
頂門一針

唐荆川曰
先自委曲
辨明使人
不得議其
後此東萊
論法高處

袁中即曰
到頭一穴

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
黎明至國則萊侯既與之爭營丘矣太公聽逆
旅之言其心亦未免趨於利歟非也君子固不
以利自免亦不以利自嫌也一國之重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吾其可以避趨利之小嫌而濡滯
逗撓使為姦寇之所伺乎故太公之不可遲猶
文仲之不可速也然受封分地之事逆旅重館
之言同異是非間不容髮若之何而辯之曰在
明善

先軫死狄師

出處

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云云不顧而駢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評註

悔心難發也尤難持也先軫悔其無禮於君伐狄之役輕棄其身驕敵辱國蓋有悔心而不能持也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狠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

孫月峰曰
寫人情歷
歷如見乃
知不深維
世故不可
以為文章

者諱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著乎然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戚然不能以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繞必入於自懟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生不善也萬斛之舟非遇天風則不回苟無以持之由風而反溺者多矣一念之悔其勁烈

蓋甚於風焉鳥可不知所以持之邪吾觀先軫
之死未嘗不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自持也軫
以不顧而唾無禮於君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
冑而死於狄師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
固可一日而收克已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
之不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為元
帥搃三軍之重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遺笑
殆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先軫意在於改過而
反至於生過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

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
善操舟者為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
於悔力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為能持之使軫果
能持其悔則舒泰恬愉之地自有真樂何至輕
殺其身哉惜乎軫之不能持其悔也

周叔服楚
子文晉叔
向其相言
人禍福
發奇中孔
子未嘗過
而問焉而
荀卿始養
非相之篇
自是相師
自語其術
可與吾相
抗而相書
蔓延天下

相術

出處文公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莒公
服曰穀也孫叔敖聞其能相也見其二子焉叔
後於魯國服曰穀也食子難也叔子穀也豐下必有
○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
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
弗殺必滅若敖氏矣昭公二十八年初叔
向娶於申公巫臣氏生伯有始生姑視之
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
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孔門相術自有傳書其流遠矣荀卿不得
其傳排之適以助之篇中擡出孔子一步
不敢推倒荀卿何况卑冗相術至於以
似謔如以各理為游戲論術合以滑稽
為治孫執升

矣無故而
為道也
異端此
荀卿之罪
也

楊用脩曰
蘇筆何等
吟貴東萊
胸次曠然
可想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親屈公
卿之貴而與皂隸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妾人
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
為笑適以自卑而已矣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
之篇下與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彼挾相術以
苟衣食者卑冗凡賤廁迹於巫鑿優伶之間仰
視儒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
一毫爭衡之心乎荀卿諛諛與相師辨連簡累
牘而不已書一出相師之氣可以百倍以謂

我何人也彼何人也今彼乃明目張膽極其難
而與我爭曲直若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
與彼抗也由是上祝之流相勸相勉相形之術
遂蔓延於天下矣然則荀卿之於相術將以排
之適以助之非相之篇吾恐未免為是相之篇
也自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槩見於世矣若周叔
服之相公孫敖之二子三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
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
見越椒伯石之始生言其必滅若敖氏二言其

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
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谷誇於口者
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豈孔
子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邪孔子以謂天下之
曲技小術雜然而不可縷數如蝸蟬畫地自鳴
自止本不足為吾道之輕重苟獨取其一二而辯
焉則天下必以為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辯必
其道可與聖人抗始將有陷溺而從之矣是反
為吾道增一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

土聖命曰
見怪不怪
自是絕異
端良法

鍾伯敬曰
似譏似諱
韻甚趣甚

袁中即曰
掀翻各理
之窟而如
在遊戲
出之絕無
一痕一氣

術荀卿彊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辯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非卿之罪邪吾嘗觀孔子周游於天下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曰類堯也項類臯陶也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申申天天即孔子相容貌之術閭閻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翼如檐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愉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曾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以

相人故發而為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眸子瞭眊之論荀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邪

孫月峰曰絕異端以不辯自是聖人居上流之法未可就相冷敲熱棒痛喝一番奇文妙義真匪夷所思
茅鹿門曰末一段語帶調笑正完其不足與辯之意

晉侯朝王伐衛

出處 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日効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晉臣伐衛評註 謂因入而有善者不得謂之善晉襄朝王以知尊周矣然因討衛侯之不衛侯先來朝晉則晉襄必不復朝王于溫矣

因入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入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因入而過猶鑑遇嫫母而醜本非鑑之醜也因入而善猶木託泰華而高本非

嫫母醜婦也 玉元美曰 伯恭昆喻 皆妙此堂 稍有宋纒 及覆之旨 得

木之高也為善由已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即位而朝王于溫人皆善其尊周也及考其朝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然則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特因衛而發耳向若衛侯之車先叩於晉關則吾知晉襄之旆未必入於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者果足以為善邪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又况子之敬父自敬汝

矣一作耳
當從

鍾伯敬曰
寫景最之
狀可發
笑

父耳於人何有臣之朝君自朝汝君矣亦於人何有使晉襄之事周春秋朝覲史不絕書亦昏定晨省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况欲甫陟周之庭遽傲然自足鳴鍾擊鼓凌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世有妄人嘗拜其父者他日執塗人而責之曰我嘗拜父汝何為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晉襄之責衛非此類邪雖然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大學之道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似有合於大學之旨庸可毀邪

丘瓊山曰
妙解

非也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已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辯之以告吾黨之士云焦澹園曰尊周攘夷齊桓晉文皆由是耳豈但朝王于溫哉此五霸之所謂假之也

穆伯襄仲

出處 文公七年穆伯公孫敖也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名穀其姊聲已生惠叔名難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穆伯如莒泣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云云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八年穆伯奔莒從已氏焉魯人立文伯十四年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許之將來卒于齊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云云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評註 兄弟之屬天也非較怨之地也人知胸中之天則無怨無入也不然雖有叔仲惠伯豈能解其怨於立談之間邪

問 天 修怨于君子必以為非問 天 修怨于小人則以為是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于報怨者鞅眭之徒耳專于忘怨者老莊之徒耳吾聖人未嘗修怨亦未嘗忘怨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為襄仲聘婦于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哉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釋其憾終全其恩彼非不知輕重小大之所在也蓋穆伯之于襄仲兄弟也怨之大小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豈較小大

李震一日
提出天合
覺怨怨皆
有所不受

輕重之地哉以人合者有時而離以天合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固大矣重矣以天視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怨而加損哉兩賜變于前而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恩怨交于前而兄弟之真情未嘗動也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回邪焚廩捐階之虐治樓入官

茅鹿門曰
以弟待象
數語較五
夫子之論
更為精透

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鬱陶思舜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胸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于舜之朝將化于舜之天而不自知耳雖有喙三尺而用

楊用脩曰喙鳥喙也鳥喙長則不能鳴莊子云丘願有喙三尺蓋不欲有言也非為其能言也伯恭謨矣

宋蕩意諸

出處

文公八年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司

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十六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子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室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宋襄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主意

蕩意諸之死節無可議者然吾將假

其短而不不少怨焉主意先稱意諸之忠後責意諸之短為先揚後抑之辭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為而非

至元美曰
作如是觀
方不愧于
論古

為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不明者矣吾夫子譏賜也之方入而自操春秋褒貶之筆豈遽忘前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亂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太浸滔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鷄鳴不巳凜然亂臣賊子之大閑也當是時奔走於君夫人之官者冠蓋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肩袂相屬至於安受

凌以棟曰
表明備貴
之意乃見
深文之非
哥也

昭公之賜蒙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
幾人也不追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
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讐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
何薄乎讐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雖
鄉黨自好者猶恥為之未有名為學者而反不
耻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後則責
意諸之過變譽為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意諸
既往之過為吾身將來之戒也意諸效節之去
義當去也意諸從田之死義當死也然意諸親

孫月峰曰
譽自譽書
自責不
相借

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
蓄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
不聞有正救之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
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
而始死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
成通國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
知邪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
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
日其意以為無難則忍耻以庇宗有難則損身

鍾伯敬曰
痛其變不
知冷愧之
之動大良
心也

以刷耻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
哀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
於可愧之地今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詎有身
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
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增斯時也斯心也
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此吾所
以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終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一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采 校

楚范山請圖北方

出處 文公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
淵以代鄭

鄭及楚平
一作內公
子堅

鄭及楚平
評註 觀人之道近者蔽而遠者明故晉靈
獨先知之不在諸侯舉世未知而楚之范山
乏也

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

袁中即日
觀其雋秀
處直據歐
燕之上

栾卻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
宋衛陳鄭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誹之語彼范
山者邈然介居方城漢水之間果何自而知靈
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吾知其說矣以地以
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畧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
遠者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迄
無定說至於太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
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
彼豈嘗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烏哉蓋愛憎

絕於耳目之前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
固不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不君基於始而成於
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
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山之智獨
踰於眾人乎亦有所蔽焉耳嬖幸者靈公恩賞
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靈公政
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靈
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
楚之朝食楚之祿非晉國恩賞政令兵威之所

王元美曰
東萊亦字
妙處在必
窮其原
鍾伯敬曰
構思深細
人服其論
理下筆踈
宕吾賞其
多姿
釋義鈴下
馬走指僕
隸劫生馬
奔走之人

可及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易欺邪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深有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即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瑞節猶文襄也芻粟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盟約要求猶文襄也推其心不在諸侯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瘁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吁范山其妙於觀國哉

文之無畏

出處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乃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佚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敢愛死以亂官乎○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誰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評註謂名不可幸得無畏以幸而得不畏疆禦之名一旦楚子使之聘齊而不假道于宋則哀鳴乞憐真情畢露始知前日之虛名招今日之實禍名其可以幸取

乎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耶然則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孟諸之役文之無畏席彊楚之威而窘辱宋公本無足稱者然宋公國弱而位則君也文之無畏國雖彊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彊凌弱人之所甚易論其迹則以卑犯尊以

弱繫強人之所甚難居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而折一小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彊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答或人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欺雖吾君亦將以勁正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

王聖俞曰
小人虛憍
情狀無不
寫出

東萊博議 卷十一 四
哉按衛侯之腕人知涉佗之直而不知其借晉
之威也沒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
借漢之威也戮宋公之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
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之威以爲己名無
毫末之勞而有丘山之譽使如是而無後憂則誠
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抑不知人
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楚子異日遣使過
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
氣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彊楚之大聲乎無畏

始知前日之虛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惶惑
而言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哀鳴至
此向之直辭勁氣安在邪始則曰敢愛死以亂
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邪無
事則爲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爲畏死之語真情
本態至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自古
以來挾外以爲重者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
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城之外宋人
豈懼夫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顧也吾故

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

釋義没太子之車江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

長狄

出處 文公十一年鄭肅侵齊遂伐我冬十月

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鄭肅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綠斯晉之滅路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肅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肅由是而遂亡

評註 長狄以形為之累飛揚拔扈陵跨中國不至於殄滅其類而不止也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昆陽之敗久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一機杯冶一陶陰翕陽張萬形並賦遇

焦澹園曰
似子非子
別饒馮宋
之味

川澤則黑而津遇墳衍則昏而瘠遇原隰則豐
而痺遇山林則毛而方予其形者無愛憎受其
形者無恩怨是故鷓鴣不以大自夸蝸蟻不以
小自嫌冥靈不以久自喜螻蛄不以短自憂私
天地之形以為已有固已得罪于鑪錘况敢恃
乏以為暴邪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
也貌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所恃也形不長
而專伐蔡之助者無所恃也以是知無恃者存
有恃者亡庭羸么麼未必非福魁梧壯偉未必

非缺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于形可不為太哀
邪長狄之種其軀幹絕異于人亦偶得一氣
之偏者耳自綠斯以來負其軀幹暴蔑上國每
出輒敗種殲族殄靡有孑遺豈非形為之累邪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
使長狄賦形與四夷等彼必安其甍毳茸其渾
酪未必敢與上國抗衡詎至此極邪惟其偉岸
自伐故飛揚跋扈陵跨中國塊視泰華埤視城
墉蟻視甲兵兄踣于前而不梭弟仆于後而不

釋義衣不
勝檀弓曰
趙文子其
中退然如
不勝衣所
舉于晉國
莞庫之士
七十餘家
貌不稱贊
云聞張良
之智勇以
為其貌魁
梧奇偉及
若婦人如
子

正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絕祀蕩無吹火未有
晏然不為諸華之害者也貌虎之猛形實驅之
犬馬之馴形實束之長狄族類豈皆好為暴哉
一受狄之形雖欲已而不能自已也心為君則
形為臣形為君則心為臣同是貌也仲尼聖而
陽虎狂同是目也太舜仁而項羽暴賦其形者
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小心翼翼柔懿
恭忘其十尺之高者是亦西夷之人也議者勿
謂狄無入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出處 文公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
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

周公晉趙宣子
平王室而復之

評註 周之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是周
之大權已失雖存而實亡矣然晉可
取而不取者則以周之微弱
下僭小國而無可取者也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聽訟非文
王之心也文王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
者以二國之嚮背筮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
避均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為堯虞芮之訟

○坐當作生

畔近捨朝歌而遠趨豐鎬彼紂雖屈彊於酒池
 肉林間直寄坐焉耳吾嘗持是以觀後世隆替
 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有失權而國不隨
 乏者也周道既降孱主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
 儕於列國至正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
 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君天
 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明淑慝外薄海隅咸得
 其職今至不能尸堦阼之訟則國之置王將何
 用乎虞芮介然遠國其質成於周議者尚為商

○元一作廳

年伯主日
警策

危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棄紂而即文紂
 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正王怡然坐視不惟不
 駭反使人於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
 伸巍然被袞號稱天子顧乃企足矯首待晉之
 予奪以為輕重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
 正王之無耻甚於紂也周之頹敝甚於商季何
 為當亡而不亡晉侯之小心不及文王何為可
 取而不取蓋常思其故矣紂之季年雖二分失
 其二然威令尚行境內凶虐尚能及人故民不

唐荆川曰
推助精確

東萊博議

卷十一

十一

堪其暴而共亡之晚周之微門內小訟猶不得
專雖欲淫侈誰聽其培克雖欲凶酷誰受其指
令其起其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
之彊弱晉雖陽尊貌敬不過以邾莒遇之耳何
憚何疑而遽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
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
能殺人者必能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
未盡失使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
於比干朝散鹿臺之財暮發鉅橋之粟烏知其

王濟之曰
非東萊臆
識不能發
如此議論
不聽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乎至於正主枵
然見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刑政舉不在已雖
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積之商猶有復起之望
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緩奄
奄餘息綿百世而閱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
言吾斯之未能信

狼曠死秦師

出處 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戰於殺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擒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云云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犬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評註 狼曠左氏之所譽也然曠烈士也吾心必願聞人之責而論其出位之罪想曠而不願聞人之譽

玉元美曰
將責狼曠
先許其烈

狼曠之死左氏之所譽也然曠烈士也回犯上之氣而為狗國之勇雖非中節要非常人之所

文字紆徐
審與而意
新奇

能望也以曠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邪曠雖往矣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譽也請得而備責之人心當知所止非可出其位也惟各止其位故冉有之用矛不為讐齊顏回之後至不為懼匡曾子之避寇不為畏越子思之守國不為厚衛皆止其所止而已矣狼曠前日為右死敵可也既不為右固可以止今乃無職而侵在職者之憂輕進而死於敵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雖所成之功

凌季默曰
對註善石

壯偉勁厲外為入之所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懣
怨恨之所集也當驪赴敵之時忿懣怨恨交衝
競起含毒而沒雖得千百年之虛譽豈救其心
之擾哉我實清淵人以我為汗渠於我何損我
實丘垤人以我為岱華於我何加君子當觀其
在我者如何耳人之毀譽何有焉九原可作吾
意狼曠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
釋義冉有用才哀公十一年郊之戰冉有用
才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楚人滅江

出次辟正
寢也不舉
去盛饌也

出處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
出次不舉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
能救敢不務
平吾自懼也

評註滅國之禍天下之大變也時君之不
能真知大事
有可懼者也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
濤浩蕩舟中之人不知懼而舟外之人為之懼
酣醉怒罵席上之人不知懼而席外之人為之
懼身游乎吉凶禍福之途心戰乎捨攘爭奪之

孫月峰曰
與雅似國
語

境未有知懼之為懼者也春秋之世王澤既竭
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殫舉至如滅國之禍
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
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漑灌潤澤於文武成康之
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有世
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土市有世賈雖最爾小國
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
也一旦忽為彊暴之所陵滅繫其君而俘其臣
墟其宮而遷其社刊其木而堙其井此豈小故

楊用修曰
正論

也哉而當時之君視之恬然此無他惟處於危
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秦穆公於江之滅
獨休然戒惕然悟避朝貶食不勝其憂非出於
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真者乎穆公信能
推此懼心而充之視天下之諸侯國一滅則心
一警心一警則政一新固可離危亡之門而卜
治安之基矣豈止西戎之霸邪

楊處父

出處

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

甯甯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甯甯曰以剛天為剛德猶不于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楚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評註

陽處父之剛盡發於外無復餘故雖能速於感入而不能久於留入

至書無悅入之淺效而有化入之深功至樂無娛入之近音而有感入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之前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昔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子貢初見挾其智

茅鹿門曰起語便雋永有味

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勇而陵之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入於一日之速也彼楊處父何人邪甯甯一遇諸途躡屣擔簦從之如不及其移入之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楊處父雖能致甯甯於一朝而不能留甯甯於數日孰優孰劣必有能辯之者吾嘗考甯甯之言然後知處父所以易使入喜易使人厭者抑有由也蓋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所留溢於聲音浮於

笑貌形於步趨平生神氣發露無餘外雖震厲而中無所蓄外雖暢茂而中無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所以易使人喜也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所以易使人厭也發之為春華曾不能斂之為秋實玩虛華而忘實味是豈為腹而不為目者所肯留哉此甯羸所以乍喜乍厭而不辭往來之煩也

宋華耦辭宴

出處

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

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

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評註

華耦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而左氏槩稱魯

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者果何待魯之薄也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識雖在

一世之先而心嘗處一世之後非自託於謙退

也降衷在天秉彝在民凡具耳自鼻口號為人

者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

王元美曰
兩語已足
左氏罪案

鍾伯敬曰
先跌明法
妙

敢以淺心挾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左氏世傳以為魯史，則魯其父母之邦也。其載宋耦來聘，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醜寡乃繫之曰：魯人以為敏。左氏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有所誇而非君子之所實乎？耦之言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也。雖當時二三浮薄輩妄相衿銜，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其非者乎？今槩稱魯人以為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槩稱魯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抑不思所謂魯人

○闕一作宏

者誰非爾之黨友乎？誰非爾之姻戚乎？誰非爾之師長乎？一出言而盡置於庸鄙之域，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掬，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吾意左氏不能辭也。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為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為小人，人心之不同如是哉。或謂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之流耳。至於閔達博雅之君子，敢名之以魯人哉？曰：閔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入千百等，然履魯地，啜魯泉，食魯粟，苟

不名之以魯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一為君子而背鄉閭蔑名教不以魯人自命是外父兄而耻與同類也夫豈君子之所敢安哉吾益見左氏之妄也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一終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二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宋 校

季文子出莒僕

出處 文公十八年公薨襄仲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公○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子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評註 奸臣竊權必有其由文子子借莒僕之
事以陰試其君而默收魯之大柄其
險而譎亦甚矣且太史克不應鷹鷂于裏仲
而鷹鷂于莒僕言雖近似而實繆妄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人臣豈能一旦徒手而奪之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人

袁中郎曰
古今奸臣
竊權莫不
奉此為妙
術即過求
文子而作
恭胸中筆
下固意凜
自具一春
秋矣

未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故因莒僕之事借其名闕其術默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甚矣文子之險且譎也莒僕弑君竊寶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固羣臣之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怒我邪則吾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邪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為計乃如此自古

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蓋成則受大福敗則
 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不失蹇
 諤之稱者其為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既而
 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
 為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命已移
 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為文
 子之美莫有辯其為竊權之始者吁死諸葛可
 以走生仲達死姚崇可以中生張說孰謂既死
 之文子餘欺遺謫尚能欺千百歲之後乎吾詳

考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
 宣公宣公負篡弒之惡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
 其類能無泚乎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脅之
 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押闔箝制
 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浮麗夸靡學者或咀其
 華而忘其實吾請摘其妄以示之克首稱先太
 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
 敢失隊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也嗚呼行父尚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

手元美曰
正論自能
服人

難嗣子受弑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恬若
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也不鷹鷂於襄仲而鷹
鷂於莒僕可憐哉克之繆妄甚衆姑發其一以
告學者使無惑焉

宋昭公子武氏族

出處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十八年宋武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遂出武穆之族宣公三年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

評註宋昭公以無道見弑而武氏族道昭公子為亂猶數年而後定者何哉蓋怨君者民之不得已愛君者乃民之本心怨心既息而思君之心復生故見其遺嗣側伯與隣而奸宄乘之亦足以為亂也

是非善惡之辯至於子孫而後定宋昭公之無道其子孫豈有措足之地哉武氏道昭公子為

亂雖不克成然搖民心蕩國勢凡三數年而後
已使宋人果憾昭公安能至此彼昭公又何以
得此於民哉君天也民之於君固有不可解於
心者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君位矣君民之間
盖有不膠漆而自固者前日之怨豈民之本心
哉鉄焉鉞焉則怨桁焉楫焉則怨畋焉游焉則
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沒之後鉄鉞桁楫
朽畋遊弛臺囿荒前日之怨宵然空然墮於渺
茫不見蹤跡水泮則水流塵盡則鑑徹怨去則

思來則民始怵惕悽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見
其遺嗣惻怛興憐故姦宄乘之猶足疑設羣聽
此真民之本心也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
公親當今日之怨而不及持後日之思此所以
履危亡而莫救歟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
特奪於殘虐不暇思耳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
之爲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於身前向之鴟鴞
皆鸞鳳也向之葦葛皆參朮也向之礎質皆几
席也向之仇敵皆姻婭也遷善之門翻手可關

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無策愚矣哉

釋義莖葛毒藥也礪質受戮之地

宋華元羊斟

出處

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御之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

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辨曰子之馬然也

辨曰非馬也其人也

評註華元殺羊食士而不及其御蓋厚待

意反驅車而納之死地哉

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人情固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蓋疎

叔辨羊斟

則相責親則相恕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憚置之不愠予之不辭奪之不怨曠然相期於形骸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為向背哉華元殺羊食士而其御羊斟不與人皆以為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幾年矣左執鞭右奉轡且則偕出暮則偕入險夷寒暑升降馳驟無不與吾

毛元美曰
之意溫厚
吐語侃侃

俱相悉已深相信已熟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為輕重姑及踈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息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為入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彼尚能

孫月峰曰
掉轉最靈

東萊博議 卷十一
恕於既為變之後豈不能撫筆斟於未交兵之前哉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與斟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二罪也情意未孚而遽忘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楚鬪椒

出處

宣公二年晉侵鄭楚鬪椒救鄭日能欲諸侯而惡其難平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四年子越將攻王師于章澁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泚遂滅若敖氏

評註

物以順至者當以逆觀鬪椒汰後於楚趙盾退師示怯以順適其意盾投以養戍其惡而覆其宗也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縉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

茅鹿門曰
妙喻使人
惕然為戒
有用之文
也

東坡志林 卷十一
吹遊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
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觀之則見其吉而不見
其凶溺心縱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矣至
於拔足紛華寓目昭曠被以順至我以逆觀停
筋於大食之時覆觴於劇飲之際惟天下之至
明者能之闔淑汰後於楚師師救鄭晉趙盾乃
退師示怯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椒謂趙盾真
畏已者憑恃其強肆為悖逆親集矢於其君之
車以覆其宗盾投之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殆

順逆是下
篇主意故
步步轉觀

非盾之能誤椒蓋椒之不能察盾也然盾之為
謀於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悍婢真頑
狠戾闔室之人畏避之出而鬻市人則必奮臂
與之鬪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易曉
也椒之跋扈不過能使楚人畏之爾一出楚境
則相視如道路人何為遽下之哉况以堂堂之
晉一旦相遇卷旆改轍未戰而卻逡巡若有所
懼者此理之不當然也理不當然而然其必有
所以然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謂晉封略

焦澹園曰
文氣渾融
不愧儒者

不如楚則否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謂晉甲兵
不如楚則否反覆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我而
納之於禍也牛羊犬豕醉於豢養身日臃而死
日近椒亦人爾乃坐受仇敵之豢養侈增貫盈
自負刀几亦愚矣向使不遇趙盾豈至此極乎
曰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意在
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惡之物也豈必遇盾哉
一雨露也梧櫝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
養其芒刺造物者曷嘗有心厚梧櫝之材而稔

荆棘之毒歟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椒苟
意於善則盾雖示弱而養其惡未必不逆觀其
詐悚然微懼而啟改過之門矣盾本將以養其
惡椒反資以養其善殆惟恐遇盾之不蚤也

楚子問鼎

出處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干
維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
在鼎云云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
未可

問也

評註 王孫滿以口辨而折彊楚眾人所喜
而識者所憂也初述却楚之功後責
怠周之罪得先
揚後抑體

一夫而抗彊敵一言而排大難此眾人之所喜
而識者之所憂也楚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陳
師鞠旅觀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岌及若

岱華嵩高將覆而未壓王孫滿獨善為說辭引
天援神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韜戈逡巡自郤
文昭武穆鐘簠不移澤水雒都城闕無改其再
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固眾人之所同喜也
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喜在今
日而憂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狃而幸不可
恃問鼎太變也國幾亡而祀幾絕王孫滿持辯
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
以為彊楚之凶敵如是尚畏吾文告而不敢前

至聖俞曰
曲盡周家
弱景

異時復有跳梁幾旬者政煩辯士足矣是狃
寇難為常而真以三寸舌為可恃也由東遷以
來周之君臣上恬下熙奄奄畧無立志身不見
驪疏之費口不誦板蕩之詩玩於宴安浸以媮
墮君子猶意儻遇禍變庶幾做懼改前之為今
三代所傳之大寶鎮蠻夷跋扈乃敢睥睨蕩搖
欲以腥膻汗漫之侈然有改玉改步之意禍變
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怵惕祇畏懷覆亡之虞
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造王孫滿之說偶

沅伯王曰
豈獨周室
如此列國
皆然

行其君臣相與高枕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
狃其禍而恃其幸開之者非蒲歟自是之後相襲
成俗問其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
則先辯說而後甲兵問其交際鄰邦則先酬對
而後信義內觀其實日薄日頽外觀其辭日新
日巧典冊絢麗尚如在成康之間形勢陵遲固
已若夏商之季矣下逮戰國吞噬之際猶用滿
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譎齊左欺
右給自矜得計一旦秦兵東出辨不能屈說不

以案作結
又一格

能辯緩頰長喙噤無所施稽首歸罪其為浮虜
始知浮語虛辭果有時而不可恃也晚矣哉故
曰王孫滿却楚之功不足償其怠周之罪

丘瓊山曰初讀疑迂疑刻似覺不近人情然
徐繹之則真儒治國規模已悠然言外矣

釋義驪琨大戎攻幽王王舉火驪山諸侯不

至遂殺幽王厲王虐國人謗王王得衛巫監
謗以告則殺之由是諸侯不享王流于死此
驪琨之變也

楚箴尹克黃

出處

宣公四年楚滅若敖氏令尹子文之
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
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誰獨
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
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
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評註箴尹犯死以復君命非審於義命者
為求生之計也或者猶謂箴尹之歸死正以
計功者之心非箴尹之心也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吾儒之
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
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

東萊博議 卷之七
心量之其為害豈淺哉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實其餘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箴尹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死生者豈能之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初非箴尹之心也人如箴尹尚可以世之鼠肝

至元美曰
心聲不可
掩二語大
得規人之
法

蛙腹斟量之乎箴尹之言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覬倖之心間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已知就義而不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為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宥哉死與不死在箴尹本無加損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身雖沒而道則彰矣今適會楚子之

茅鹿門曰
到此方點
睛攝法最
鬆最老

寬宥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固不得辯彼紛紛謀
利計功之徒以色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吾嘗
深求其故矣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
蓋思子文之治楚也箴尹之宥繫於為子文之
後不繫於復命也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
計邪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

唐荆川曰原箴尹之心何等公平坦易固知
他篇之深文苛辭特誅小人于漏網也

荀林父伯宗

出處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圖懷及邢且晉
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
盈其貫將可殪也○十五年路子嬰兒之
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倚為政而殺之傷
路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鄭倚有三僦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
伐之狄有五罪僦才雖多何補焉云云後
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
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
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
評註林父伯宗所以謀狄者未為不是而
林父乃欲成人之惡伯宗乃欲幸人
之亂事雖是
而心則非也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共驩者必非信朋跡

躋者必非庶人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者必非
愚見其事則其心固不問而可知也事非心是
理所無有天下亦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
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彊也晉侯欲犯其疆荀
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鄆舒殺伯
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
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
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
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

王元美曰
兩着嗚呼
兩束是誠
何心感慨
嘆息中揭
出聖賢平
意

堅忍以待其衰是固理之正也至於所以設謀
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呼是
誠何心哉鄆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是亦
理之正也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
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
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矣未聞
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
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
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

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人苟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仲舒孫弘同以春秋而事武帝者也劉向谷永同奏諫疏而正成帝者也然世皆內仲舒而外弘右向而左永何邪弘之春秋人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并辱秣陵泉貪交廣果誰爲之累者并邪泉邪人邪

釋義曰共驩共工驩堯堯朝之四凶從而譽

之必非誠信之士

跖躋盜跖莊躋古之大盜與之爲明必非廉潔之士

許史許氏史氏皆漢宣帝外戚擅權甚盛入其門者必非正直之人

袁劉袁紹起兵誅叛臣董卓劉備興復漢祚二人皆忠正若屠戮之必非忠義之士

井辱隋兵入陳陳后主與張麗華孔貴嬪共投于井因號其井爲辱井

泉貪廣介
有舍泉飲者懷無厭之欲吳隱之爲刺史酌而飲之在別清操愈厲

子家歸父
字也

公孫歸父言魯樂

出處

宣公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

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八年歸父奔齊

評註 歸父居魯而譽魯之樂必是奔齊齊利雖非晏子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

聖俞曰
起用莊語
妙甚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夫思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於魯曷以獨為晏氏之所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易之吟身楚而聲

凌以棟曰
引喻
各自在

越是固情之不可解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獸在阱則思壙當其走壙未嘗知壙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栖林未嘗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岱之山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上俗弧而育焉髻而嬉焉弁而游焉固非驟見而忽聞胡為而誇語於人哉日飯稻梁未嘗以告人

鐘伯敬曰
詞華之樂
看得與聲
色改遊下
樣何等高
眼

一得能踏牛心之饋則譽其珍歲衣布帛未嘗
以告人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美吾是以
知歸父之言魯樂必弃常而嗜利也弃常嗜利
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至
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
故馳騫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驕
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吹遊之樂蕩如也是皆
陋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豈預憂其禍
至哉鴟鴞嗜鼠即且其帶何等臭腐而忻慕耽

惑以身償而不悔是固達者之所甚憐也歸父
譽魯樂之時固已可悲奚必悲其將亡哉吾嘗
聞孔顏之樂矣蓋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
曰樂在其中者孔子之樂也曰不改其樂者顏
子之樂也然而飯也飲也股肱也非孔子之樂
特樂在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顏子之樂
特不改其樂而已意者孔顏之樂果窅然而無
物耶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一辭必有所居
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

居何所居指何所指吾黨盡共繹之

東坡詩話

卷十二

十九

長治縣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二終

書東萊先生博議後
傳春秋者三家而左氏最純無
公穀歇後之失然其是非不能
無詭乎聖人則不能無待乎後
賢之折衷此呂子之所呂不得
已於議也後之讀者或議其過

於刻或嫌其傷於巧或咎其失
於冗何也鋪叙富麗則疑乎冗
締構密緻則類乎巧辨究覈實
則似乎刻宜其議之嫌之咎之
也。然文之弊常緩故其詞貴覈
實文之疵常拙故其製貴密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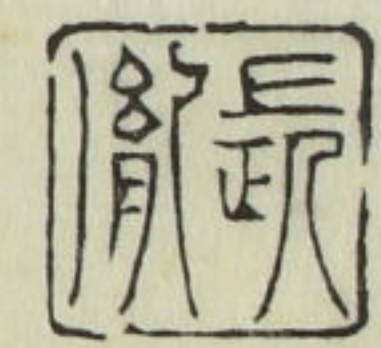
文之病常枯故其體貴鋪叙勢
也法也蓋呂子之作專為舉業
設則難且註疏家繩墨裁之今
所刊者專係黃之案校本陶瞿
二序及凡例評注釋義參取陶
稚圭本其考異疑誤今所新附

如讀

者別加小圈云

元祿庚辰之春伊藤長胤原藏

謹書



京師書林

吉村吉九衛門

永原屋孫兵衛

梓行

